

在月球上讀地球專欄

川端康成老在回顧，展現的是一個成熟文化世界；大江健三郎卻不斷前瞻，展現的是一個「拒絕成長的童性」；他甚至設想自己為廣大宇宙的兒童，可是似乎就有一種藝術家，他們很早就於社會制度之外，創造出一種藝術世界……

我甚至非常樂觀地認定這樣的假設：有了電腦，有了網絡，任何形式的創作活動（包括寫作）就有無限可能；我在想，如果我們活得夠長命，有那麼一天，我可能在月球某一角落的一部電腦屏幕上，讀到熟悉或不熟悉的地球作者所撰寫的專欄文章……

琴台聚 葉輝

不久就有人問：「文學的時代不是已消失」了？首先想起一篇十九年前的文章，當中引述了大江健三郎的幾句話……

小宇宙，在那裡走向成熟，在那裡面生，在那裡面死；去適應外界社會的制度，自己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小世界……

「香港女伯爵」

蘇菲亞·羅蘭最近出現於娛樂新聞，說她以七十八歲之齡再度拍攝電影，主要是應她的導演兒子文度亞·龐蒂之邀請，在其新片中演出一角。

美國的巨大損失

維基解密和斯諾登爆料案對美國造成巨大損失，將無可估量。美國官員說，斯諾登案對美國造成的損失比維基解密案件大得多，維基解密僅僅是暴露了一些內部的情報文件，斯諾登揭露的是美國政府如何收集電話和網絡信息，情報的源頭，入侵別國網絡的手法，斯諾登洩露的信息使得恐怖分子知道了如何防範美國政府的監控，並可能借此攻擊美國。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國家安全局將花費大力氣重新組建監控系統，更要重新組織竊取情報的網絡。

古城河水汨汨流

到達長汀縣城的時候，正是下班時分，但車流不算太擠，雖然鑽來鑽去，司機有些不熟悉，但總算是找上正道。煙草大酒店這名字也忒怪了！一進去就彷彿有一股煙草味道撲鼻而來。推開窗戶，赫然見到那汀江水就在前頭緩緩流過，在黃昏日光的餘暉中。不一會，天色愈加暗淡，附近橫跨的石橋乍然亮起，把整座橋照得通黃燦燦；剎那間，有一種在水畔人家居住的感覺，汨汨湧上心頭。

這長汀，是龍岩市轄下的一個縣，歷史悠久，保存有許多文物古蹟。早在晉代時，為避戰亂，大量中原居民遷移到南方山區，被稱為客家。長汀是客家人主要落腳點之一，朝廷為了安置這些遷徙人群，而特設汀州建制，因此長汀也有「客家首府」之稱；客家文化在這裡得到相當的體現。

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長汀，依山而建的城牆始建於唐代，狀似掛壁，由於年代久遠，歷經滄海桑田，古蹟無法留存，如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古城牆，為近年所重建。我們登上城樓，古建築模樣依然，在城牆旁邊留影，留住身影，但我能夠留住那變幻的風雲嗎？仔細端詳，那石塊明明已留不住當年的古舊痕跡了。

始建於唐代大曆年間的古城樓，原名「鄴江門」，後改稱「廣儲門」；明代弘治十二年建城樓，清代改稱「三元閣」，即狀元、會元、解元的意思。三元閣對着「汀州試院」，因此閣中設有一尊魁星塑像，手執硃筆，對着試院，意在鎮文風、盛科舉。

三元閣已成為古城標誌性建築，我們初到長汀，乍見在現代建築當中顯得古意盎然的它，有點恍若隔世的感覺，不知自己置身何年何月何日。我們在烈日下徘徊，但見三座白石拱橋好像是三元閣的白色流蘇，開北為寬闊的園林廣場，兩旁建有與其風格搭配的琉璃瓦仿古居民宅。整個三元閣長廊飛簷，燈籠搖曳，加上四周的商店、市場，古色古香之中隱隱透出古典意趣。怪不得這裡晚間成為居民的娛樂場所，紅燈綠光下，城內城外，欄柵上綠地中，老人唱客家山歌，小孩戲貓狗，年輕男女在一旁嘖嘖細語，或者乘涼聊天。我們拍完照，就在美食街穿插，想要尋找看上的地道飲食。

其實長汀夜市，我們去逛過，天熱，晚飯後走過廊橋，但見橋邊坐着許多人，原來是河風吹來，涼快得很。我又記起白天穿過三元閣城門洞的時候，兩旁也坐着好多人，光着膀子，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慢慢享受穿堂風吹過。但白天畢竟還是熱的，不比晚上沒有太陽照射舒服。但就是這樣的七月天，P忍受不住，加上一過橋，車水馬龍，人車爭道，叫賣聲不絕於耳；他歎了一聲，丟下我們，回頭就走。我們望着他遠去的背影，還是陪太子讀書去。轉身見到對面有餐廳，我的意思是去冷飲消暑，但想要過馬路也難，旁邊地攤上有小販在叫賣：西瓜嘍！又大又甜的西瓜嘍！我看了一眼，但想到切開有難度，最後還是空手回酒店。

但明清古街還是要去看一下，雖然它已不是原來的古街了。「店頭街」本是古汀州最早商業區，近年按原貌修復，進行排水排污改造，鋪設青石板以及立面整治，重現古街風貌。我們走在這條南北走向長約466米的古街上，人擠着人，我約略打量了一下，它寬約3米，左右大部分是青瓦蓋頂的木質兩層樓，許多是前面是店舖，後面是住宅，下面是店舖上面是住家的格局。木板門面，具客家建築風格，是中原文化與當地土著文化融合的產物。難怪有人說，這裡是體現客家人傳統手工業的博物館。我走到一家標着「游氏家廟」的院子前，只見那裡有幾個老太太在閒話家常，平常得非常生活化。

店頭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代，但真正繁榮是在明清時期。明代汀江成為絲綢之路重要的組成部分，往來貨船有「上八百，下三千」之說。店頭街得天獨厚，成為閩粵贛間最重要的商貿集散地。走在修復的街頭，處處掛着紅燈籠，即使那些店舖，也都在刻意仿古。抬頭就見到古式商號，「定做純毛內衣」、「中國福利彩票」、「根雕」、「怡馨畫室」、「碧綠畫像」……有一家標着「德國小製鞋匠」，大概表示製鞋水準很高吧？另一家標着「文珍理髮」，旁邊小字寫着「染髮 燙髮 拉直 洗面」，看起來是無所不包的當代摩登髮型屋了呀！還是渴。走到一家小店，買了一瓶汽水，仰頭喝下，透心涼；但汗還是止不住沿着臉頰流下，我只好用手腕



長汀三元閣。 網上圖片

甘祖昌將軍夫婦

六十五年前，中國有一位將軍主動下放農民，當年傳為佳話。他叫甘祖昌，是紅軍幹部，參加了長征，解放後官至新疆軍區後勤部長。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將軍銜。

甘將軍逝世，留下的遺產就是三枚勳章：二級八一勳章、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解放勳章。龔全珍現在已經住進「幸福院」（即養老院），但仍不忘為在學的小學生講革命故事。有時要到遠處為學生講課，還自備飯盒和乘公共車前往。有人問那幹嘛。她答道，我是一個老兵，要永葆黨員本色，永不掉隊！

打傷演戲對手

我從來不喜歡將朋友打傷那演員的戲，因為他一直在演自己。然而，弔詭的是，此人現實生活的態度又永遠好像在演戲似的，我想他大概真的精神有病吧。導演們都具慧眼，大都是找他飾演一些神經質或精神緊張的角色。又或者可能是因為他無時無刻都在扮演自己，放大自己和迷戀自己，所以任何角色一旦落在他的手中，都會變成患上精神病似的。

山光水色

往昔隨少年朋友，騎着綿羊仔電單車認識了意大利一串明珠似的大小湖泊，特奧爾塔 (Lago Doria)、科奧里奧 (Lago Maggiore)、盧加諾 (Lago Lugano)、科莫 (Lago Di Como)。隨火車自巴黎前往南蘭進入意大利途中，由其日出時分如詩似湖泊中積及雪水往低流，落入平原，從前前往威尼期好一段火車路程，不離不棄讓球停留在卡達湖 (Lago di Garda) 寶石藍般湖水。這是意大利北部數以百計湖泊中面積及水量最大的一員，卻卻一抔高森林，有極好的吸氧味。接連湖區的Siresa, Como, Bergamo, Brescia, Verona, Vicenza, Padova及威尼期等等湖，借助湖水發達的一串城市，一個較一個豐盛，一個比一個精緻，水靈讓北方的一些分數可與世人讚頌豐饒泥土孕育文藝復興人文氣息濃重的中部托斯卡納 (Toscana) 作小較量。

這個故事衍生了些問題，其中一項是演員道德。你是大明星，對手是舞台劇演員，對戲劇藝術毫無認識的你可能不知道你的對手是誰，又或者你覺得他的名氣無法和你相提並論。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和他都是那一場戲的演員，你和他都是負責一起將那場戲演繹出來的演員。他若演得不好，即使你真的有演技，也無法演好那場戲。而更重要的是，你和他都是人，二者的性命連同真實、愛惜別人身體和身心。一個所謂大明星連尊重別人、愛惜別人身體和身心，他害他人這些小孩子也知道的道德也欠缺，他的成就即使再大，也只是一名靠打擊對手而突出自己的品格低劣之人。

再大的湖比起海還是多一份安寧。同樣是水，澎湃海水叫人束手無策深感迷惑，湖水予人風平浪靜的溫潤。科莫人工商業較稀，小城Lecco相對西南端Como，遊客更少，工商業較稀，也更慢更安靜，尋一所靠湖有年份小酒店，晨昏可靠著細看湖水的窗口，讓居住旅人安心，為天鵝的寧靜不願離去，黑夜沿湖迎風散步。

此山中

英格蘭北部Northumbria以湖為名雖然名正言順，但說起歐洲湖區，世人聯想到的還是瑞士一應名城：日內瓦、洛桑、盧森、蘇黎世……是湖給城市正名還是城市比較城鄉風貌的瑞士賣點不同：瑞士以湖勝；意大利湖邊豪宅、宮殿並設計華美的園庭是另一種華美。人口明顯較眾，嗓門更大的意大利讓神仙國度的湖區增添人氣。